七十二家集

劉戶曹集小引

從古兩書淫一皇甫玄晏一劉玄靖玄晏高尚其事超然冥鴻非若玄靖文禽顧影⿰黹飛鏟彩于太液池遍也玄靖身際右文之朝廷

世儁流畫被隆遇而峻獨
坎軻以終申公明之指歸
托敬通之同異至今掩卷
有餘恫焉如謂率性而動
不共浮沈則爾時之負遺
俗者豈直一峻哉何加脥

墮淵之異劾也下士蔚有
言擲五木子輒韃豈復是
擲子之拙此足破遇合之
界耳昭明文選梁人自任
沈外見收者寥又而玄請
採取者三然則聲價故重

于華林二三子正不得以
遍畧葛之矣
甲子暮春望日紹和張[illegible]
書于覓蠡軒

劉戶曹集目錄

卷之一

詩

啓

書

序

劉戶曹集卷之一

梁平原劉峻孝標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詩

登郁洲山望海

滄溟聯晉岫層嶺鬱嶙峋下盤鹽海底上轉靈烏翼濵澥非可辨鴻溶信難測輕塵久弭飛驚浪終不息雲錦曜石嶼羅綾文水色

自江州還入石頭詩

藝文作劉峻英華次元帝後而逸其名或

以爲元帝
詩非也

鼓枻浮大川延睇洛城觀洛城何鬱鬱杳與雲
霄半前望蒼龍門斜瞻白鶴館槐垂御溝道柳
緣金堤岸迅馬晨風趨輕輿流水散高歌一作唱
梁塵下絙瑟荊禽亂我思江海遊曾無朝市玩
忽寄靈臺宿空軫及關歎仲子入南楚伯鸞出
東漢何能栖樹枝取斃王孫彈

始營山居

自昔厭諠囂執志好栖息嘯歌棄城市歸來事

彫纖鑿户麗嶕嶢開軒望斷岫激水簷前瀉修竹堂陰植香風鳴紫鸞高梧巢綠翼泉脈洞杳杳流（一作沉沉）溆下不極琴聲玉山隈想像瑤池側夜誦神仙記旦吸雲霞色將馭六龍輿行從三鳥食誰與金門士撫心論胸臆

出塞

薊門秋氣清飛將出長城絕漠衝風急交河夜月明陷敵撥金鼓摧鋒揚旆旌去去無終極日暮動邊聲

啓

送橘啓

南中橙甘青鳥所食始霜之旦採之風味照座劈之香氣噀人皮薄而味珍脈不粘膚食不留滓甘踰萍實冷亞冰壺可以薰神可以芼鮮可以漬蜜氊鄉之果寧有此耶

書

與宋玉山元思書

驅馬金張之館飛蓋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騁谷雲之雕篆賓從波湧輿輪靡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愀焉軫歎何則方鑿圓柄鉏鋙難從翔鳥游罛蹉跎不御是以賈生懷瓏瑛而挫翮馮子握璵璠而鎩羽天誕英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璋信人之水鏡一代之鎔範而荆南雄曲高音鮮和河西名驥滅沒

難賞故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竊觀先生未能鴻翔鸞飛騰霞躡漢將由圃空桑麻田無賀郭倪眉翁有以斯故耳今賢弟賓從抗鱗奮蹟或衣繡江塘或鳴騶洛渚連騎方驅擊鐘乃食尊酌若是吾子復何憂哉惟當慕兩仲之投迹襲二疏之風流生與漁父同嬉死葬要離墓側金石可碎聲華無寂斯道坦坦先生幸其勗與

與慕法師書

闕許行李高談微德遊聽風聲心飛魂踴無異躡仙之壑石髓太陰之思龍燭蒼星昏昊涼雲洗秋道勝則肥函應順攝衣縈虹覽帷慕霄露佰昔剝之落蘂酌清淵之紫流且俟歸鳳晨鳧暮聽鵾雌獨鶴神影影孫竈象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荊卿刎若燕人孝然堅冰寧洸洸隱隱何以尚之哉延於馳騖經涵游翔書圖極龍宮之妙典彈石室之鴻記道生伏甚

天䇿其㬊倚謝其辭物若乃習是童子措志雕蟲騁思內流英華外發葳蕤秋竹照曜春松蹈頌恩明珠之賚長門灑黃金之賞盛矣美矣煥其爍乎昔旅衡河嘗覩組纘不覺紙費筆焚魂魄斯盡自茲厥後兩絶珪璧意惓惓於菁華腸廻廻於九逝夫日御停照不踰隙穴海若瀆湧莫限限隅以玉抵鵲昔傳餘寶冀閱淸徽用瘳眩疾然越民非黼冠之所齊國登秦韶之地望與其進無貽責焉

答劉之遴借類苑書

九冬有顯三餘暇時多游書圃代樹萱蘇若夫采璽璽於細𦇛闚微言於殘竹嗢飫膏液咀嚼英華不知地之爲輿天之爲蓋靡測廻塘莫辨鼬馬烏是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素詳觀圖諜搊管聯册纂兹英奇蛩蛩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銜翼故嬀集斯文蓋自綴其漏耳豈謂藏山之名播於士大夫哉

劉之遴與劉孝標書附

閒閒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
天地纏絡萬品撮道略之英華搜群言之隱
賾鈎摘旣畢殺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群分
述征之妙揚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雖
復子野調聲寄知音於後世文信搆覽懸百
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尚自非沈鬱澹雅之
思安能閑志經年勤成若此吾嘗聞為之者
勞觀之者逸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與
書

追答劉沼書

劉侯旣重有斯難値予有天倫之慼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靑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壠

有恨如何

答郭畤書

聞君子雋矣但人非豕鹿轉加遲滯波駁雨溝動閉山川故無由交羽觴薦雜佩睍浮雲以搔首臨清風而浩歌夔燧迴晁亦云勞止

稱族子訏猷書

劉訏字彥度兄歊字士光並履高操共
止築連山東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族
祖孝標與
書稱之

訏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
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

序

相經序

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雖壽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間大較可得聞矣若乃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八彩光眉四瞳麗目斯實天姿之特達聖人之符表洎乎日角月偃之奇龍樓虎踞之美地靜鎮於城纏天關運於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盖隱轔交映井宅既兼食匱已實抑亦帝王卿相之明効也及

其深目長頸頹顏蹙頞蛇行鷙立猳喙鳥咮筋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荑之柔髮有寒蓬之悴或先吉而後凶或少長乎窮之不甚悲歟至如姬公凝負圖之容孔跋踄栖遑之迹豈本知其有後黄中明其可貴其間或躍馬膳珍或飛而食肉或皁隸瓏侯初形未正銅巖無以飽生玉饌終乎餓死因斯以觀何事非命

自序

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朞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爲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余嘗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

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歡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塡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鬱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爲序遺之好事云

志

東陽金華山栖志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哉蓋性自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王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蹐駮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闕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烏足毛羽瘡痏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霑濡霧露彌顧閒逸毋思混

清瀨息椒丘籍寨永懐其來尚矣劉專噬壤民
欲天從爰泊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金華
山東陽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皐澤
埉轡巖其群峯疊起則接漢連霞喬林布濩則
春靑冬綠廻溪映流則十仞洞底膚寸雲合必
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
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爐瀲淵勒赤松之名山貽
縉雲之號近代江治中喬迅泥濘王徵士高稜
鳳壓龍盤鳳栖咸萃茲地爽巒碧瀲素石可致

人者哉金華山古謂數山也蘊靈藏聖列名
仙諜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
丹九轉金華之背有紫巖山山色紅紫因此爲
稱厓巖迤拔陁下闢深渚嶒岏崿嶙上虧日月登
自山麓漸高漸峻礱路追隘魚貫而升路側有
絶澗開闊寥豁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懸
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皐陸隱賑矛之叢翠
實在斯焉所居三面皆迴山周繞有象郛郭前
則平野蕭條目極通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

泉清瀾微霪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滴涌成音並
潜瀆通引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甍激湍迴於
階砌併帳無緩汲躍漱息挑盆楓爐椅櫪之樹
梓栢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包
綠榮杌白帶抽紫莖橘蔗苓萼捎清風鳴籟垂
條櫚户布葉房櫳中谷淵濵華藥攢列至於青
春緩謝游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
樂負霜宜男㳙露芙蕖紅華照水皐蘇縹葉從
風憑軒來眺蠲憂亡疾丘阿陵曲衆藥灌叢逃

□怳蟄山筋拙節金鹽誼於蓁璽玉璣貴於明
珠可以養性消痾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散勿
用負局紫丸翙翙群鳳凮胎雨㲉綠翼紅毛紫
纓翠振肅肅毛羽關關好音皆馴狎圈池旅食
鷄鶩若乃䳁日伺辰響類鍾鼓鳴弦候曙聲像
琴瑟玄猨薄霧清嘯飛猶乘煙哢吟嘈囋嘹亮
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韜軼笙簧宅東起
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邃宇臨崖愽敞開
虛納祥生白左瞻右盼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

振錫雲萃調心七覺詆訶五塵郁列戒香浴滋
定水至於熏鑪夜爇法鼓旦聞子則跕躧摳衣
躬行頂禮詢道哲人欽和至教毋鬬此河紛梗
彼岸求寂熙熙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宙唯善是
樂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下望雲
雨蔥樓藹樹隱映林篁飛觀列軒玲瓏煙霧日
止却粒之氓歲集神仙之客餌星髓吸流霞將
乃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聳峙中凋
雕琢刻削頗類人工躍流瀠瀉洊瀉泱咽䨓擊

霤吼駭目驚魂寺觀之前皆植修竹櫸櫱藤蘂被陂緣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灊潤肥腴鄭白決漳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鳧鴈充厭春鶩含膳碧雞冬蕈咏珍霜鶵鷇巾取於丘領短褐出自中園葜蔣遍側於池湖菅蒯駢填於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不阜實蕃雛充牣崖巘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初醱清新熟則田家野老提壺與至班荊林下陳罇置酌酒酣耳熱屢舞諠呶盌論箱庋高談穀稼

嘔噱謳歌舉盃相抗人生樂耳此歡豈訾若夫
蠶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
無事爲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
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豈與嵇生
齒劍楊子墜閣較其優劣者哉

劉戶曹集卷之二

梁平原劉峻孝標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論

辯命論 有序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俊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預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瑰瑋特秀實海內之名儁
登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
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
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
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閟紛綸莫知其辯仲任蔽
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鵩冠甕牖必以懸天有
期毀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譊譊讙咋異端斯
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
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

而然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

智所不免是以當放勳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壹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

誘服厲儀行蹤則忠烈獻納心貞蔵玉淨孝潔
竦不雜風塵背毓德於衡門並騰聲於天地而
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
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
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韜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
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塡川谷堙滅
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寗衛之與卑賤容
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
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廻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戡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覩韓彭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

言而非命有六蔽焉余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
理哆噅顣頞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
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辯也固知三
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
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
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
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
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
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

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輭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雄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

人致家澄原見豫州部故令忽如過隙溘死霜
露其爲詭惑豈徒崔焉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
鼎電駭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
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
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
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
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
翼是使渾敦檮杌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廷堅
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

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
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
奮於華野北其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天
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
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萌
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
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
汩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
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

習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請非羅勵心
異朱均才維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
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
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而商
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
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
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
剪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
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

疆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
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
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
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
今以其片言辨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
春秋之變哉且荊邪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
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
未甚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
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

嬾爲嚙不已故靜人爲識焉有息哉夫食稻粱
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儛聽鼓和
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
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生
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
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柰何識其不
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
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
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

相不遇之文乎

廣絶交論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絶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淸風起故絪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協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欵欵於下泉尹班陶陶於

求夕絡繹縱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彝敘越謨訓捶直切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賛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

於樂極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
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
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飈
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
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
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
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
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
風塵四海疊其熛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騖

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子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讌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

籍甚搢紳羨其登僊加以顩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駔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

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
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馳騖之倫澆薄之俗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
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
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
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
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
微彰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
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

察乎療其意脈者便辟導其誠故輸蓋所遂必非寬恕之室宜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詠而後動毫芒矣忒是曰豈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宜常相譚讐之於閑閑於回諭之於甘醴夫與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窮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爲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狗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也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

所見之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携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横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輳衣裳雲

合輜軿擊轊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絶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

太行孟門豈曰嶄絶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皦皦然絶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附錄

劉峻傳　　陳　姚察

劉峻字孝標平原人父珽宋始興內史峻生朞月母攜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爲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自謂

所見不傳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淸
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時竟陵王子良博招學士
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
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至明帝時蕭遥欣
爲豫州爲府刑獄禮遇甚厚遥欣尋卒久之不
調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秘書峻
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
物爲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好峻學及遷荆
州引爲户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抄錄事類名曰

類苑未及成後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
居焉爲山棲志其文甚美高祖招文學之士有
高才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
衆浮沉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峻乃著辨命論
以寄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
輒爲申析以答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
爲書以序之其論文多不載峻又嘗爲自序比
馮敬通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二年
卒時年六十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峻傳　　唐李延壽

峻字孝標本名法武懷珍從父弟也父琁之仕宋爲始興內史峻生朞月而琁之卒其母許氏攜峻及其兄法鳳還鄉里宋泰始初魏尅青州峻時年八歲爲人所畧爲奴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代都居貧不自立與母並出家爲尼僧既而還俗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髮髮及

覺復讀其精力如此時魏孝文選盡物望江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申擢峻兒邻不蒙選擢齊永明中俱奔江南更改名峻字孝標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慧過人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群書文藻秀出故其自序云黌中濟濟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言其少年魯鈍也時竟陵王子良招學士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至

齊明帝時蕭遥欣為豫州引為府刑獄禮遇甚
厚遥欣尋卒久不調梁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
士賀蹤典校祕閣峻兄孝慶時為青州刺史峻
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為有司所奏免官安成
王秀雅重峻及安成王遷荊州引為戶曹參軍
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
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棲志其文甚美初梁
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
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沈浮武帝每集文士

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會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竟不見用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並爲申析以答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其事其文論並多不載嘗爲自序比馮敬通遺之

奴斗云峻本將門兄法鳳自赴歸改名孝廣字
仲昌早有幹略齊末為兗州刺史舉兵應梁武
封條干男歷官顯重峻獨篤志好學居東陽吳
令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三年卒年六十門人諡
曰玄靖先生

讀史考談

明張燮

魏書凡南人歸北者備極推許若到底還南者輙横加詆訶如劉孝標早孤初名法武與母兄俱陷魏雖貧不能自立然精勤嗜學燃炬達旦至永明中得還儁以其本經在官史氏置之不載足矣乃魏書附列於劉休賓後妄謂其兄弟疎游不倫爲時所棄又謂高祖選盡物望才學之徒咸見申擢而法鳳兄弟無可收用不蒙選受夫其不蒙選受也自是魏不知人乃謂劉了

無可取乎然則孝標後爲一代名流法鳳改名
孝慶有幹畧爲齊兖州刺史入梁封餘干男豈
其琢薄不倫無可收用乎如佛助者可謂大言
不慚矣

紫巖　　明　杜　桓

紫巖千仞翠屏張日落巖西晚與長尚憶孝標弦誦處至今草木有餘光

劉參軍孝標　　明　胡應麟

嵯峨婺女郡星斗垂寒芒寥寥曠千載氣運開齊梁劉生實天啓乳哺隨高堂𦑨然自壯來煢若孤鳳凰讀書紫薇岫一目逾十行山棲表遠志絕交匣中腸千言走珠貝七錄披琳瑯含毫策鄱被倏忽薦巖廊遂命世主忌坎壈終詞場

龍蛇詠斯在鴻鵠詎可量矯矯七尺軀恥爲萬
乘降胡然際悍室妖牝啼朝陽潛身嘆孤犢跋
是追亡羊太息撤遁論今古爲徬徨

遺事

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李善文選註

梁末兵火延及祕閣有梁之初缺亡甚衆爰命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別藏衆書使學士劉孝標等重加校進 阮孝緒七錄序

孝標隱金華崇薇巖講授生徒今靈巖古刹即

[illegible]

其故宅僉華志

集評

孝標植根淄右流寓魏庭周旋艱危償至江左負材矜地自謂坐致雲霄登圖遊巡十稔而榮悴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與杜淳藴矣 劉璠梁典

五交三釁劉峻知言哉 文中子

北橘答足為南橘解嘲 王元美